

琴 豎

魯迅編譯

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1933

目錄

前記·····	魯迅
E · 札欄亞丁·····	
洞窟·····	魯迅譯
M · 淑雪兼珂·····	
老耗子·····	柔石譯
L · 倫支·····	
在沙漠上·····	魯迅譯
K · 斐定·····	
果樹園·····	魯迅譯
A · 雅各武萊夫·····	
窮苦的人們·····	魯迅譯

V • 理定：

豎琴……………魯迅譯

E • 左祝梨：

亞克與人性……………魯迅譯

B • 拉甫列涅夫：

星花……………靖華譯

V • 英培爾：

拉拉的利益……………魯迅譯

V • 凱泰耶夫：

『物事』……………柔石譯

後記……………魯迅

前記

俄國的文學，從尼古拉斯二世時候以來，就是『爲人生』的，無論牠的主意是在探究，或在解決，或者墮入神祕，淪于頹唐，而其主流還是一個：爲人生。

這一種思想，在大約二十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，陀思妥夫斯基，都介涅夫，契訶夫，托爾斯泰之名，漸漸出現于文字上，並且陸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。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是上海的文學研究會，也將他們算作爲被壓迫者而呼號的作家的。

凡這些，離無產文學本來還很遠，所以凡所紹介的作品，自然大抵是叫喚，呻吟，困窮，酸辛，至多，也不過是一點掙扎。

但已經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興了，就招來了兩標軍馬的圍剿。創造社豎起了『爲藝術的藝術』的大旗，喊着『自我表現』的口號，要用波斯詩人的酒杯，『黃書』文士的手杖，將這些『庸俗』打平。還有一標那是受過了英國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的欣賞，美國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這些『文藝理論』的洗禮而回來的，一聽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，就使他們眉頭百結，揚起了帶着白手套的纖手，揮斥道：這些下流都從『藝術之宮』裏滾出去！

而且中國原來還有着的一標布滿全國的，舊式的軍馬，這就是以小說爲『閒書』的人們。小說，是供『看官』們茶餘酒後的消遣之用的，所以要優雅，超逸，萬不可使閱者不歡，打斷他消閒的雅興。此說雖古，但却與英美時行的小說論合流，于是這三標新舊的大軍，就不約而同的來痛剿了『爲人生的文學』——俄國文學。

然而還是有着不少共鳴的人們，所以牠在中國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長

着。

但牠在本土，却突然凋零下去了，在這以前，原有許多作者企望着轉變的，而十月革命的到來，却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莫大的打擊。于是有梅壘什珂夫斯基夫婦，庫普林，蒲寧，安特來夫之流的逃亡，阿爾志跋綏夫和梭羅古勃之流的沈默，舊作家的還在活動者，只剩了勃留梭夫，惠壘賽耶夫，戈理基，瑪亞珂夫斯基這幾個人，到後來，還回來了一個亞歷舍·託爾斯泰。此外也沒有什麼顯着的新起的人物，在國內戰爭和列強封鎖中的文苑，是只見萎謝和荒涼了。

至一九二〇年頃，新經濟政策實行了，造紙，印刷，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，也幫助了文藝的復活，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，是一個文學團體『綏拉比翁的兄弟們』。

這一派的出現，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寧格勒『藝術府』裏的第一回集會的，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，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

定。淑雪兼珂說：『從黨人的觀點看起來，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。這不很好麼？自己說起自己來，則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，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，也不是帝制主義者。我只是一個俄國人，而且對於政治，是沒有操持的。大概和我最相近的，是布爾塞維克，和他們一同布爾塞維克化，我是贊成的。……但我愛農民的俄國。』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。

但在那時，這一個文學團體的出現，却確是一種驚異，不久就幾乎席捲了全國的文壇。在蘇聯中，這樣的非蘇維埃的文學的勃興，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。然而理由很簡單：當時的革命者，忙于實行，惟有這些青年文人發表了較為優秀的作品者其一；他們雖非革命者，而身歷了鐵和火的試練，所以凡所描寫的恐怖和戰慄，興奮和感激，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；其三，則當時指揮文學界的瓦浪斯基，是很給他們支持的。託羅茨基也是其一，稱之為『同路人』。『同路人』者，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，一同前行，但並無徹底為革命而鬥爭，雖死不惜的信念，僅

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。這名稱，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。

然而，單說是『愛文學』而沒有明確的觀念形態的徽幟的『綏拉比翁的兄弟們』，也終于逐漸失掉了作為團體的存在意義，始於渙散，繼以消亡，後來就和別的『同路人』們一樣，各各由他個人的才力，受着文學上的評價了。

在四五年以前，中國又曾盛大的介紹了蘇聯文學，然而就是這『同路人』的作品居多。這也是無足異的。一者，此種文學的興起較為在先，頗為西歐及日本所賞贊和介紹，給中國也得了不少轉譯的機緣；二者，恐怕也還是這種沒有立場的立場，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，雖然他自以為是『革命文學者』。

我向來是想介紹東歐文學的一個人，也曾譯過幾篇『同路人』作品，現在就合了十個人的短篇為一集，其中的三篇，是別人的翻譯，我相信為很可靠的。可惜的是限于篇幅，不能將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羅在內，使這本

書較爲完善，但我相信曹靖華君的『煙袋』和『四十一』，是可以補這缺陷的。

至于各個作者的略傳，和各篇作品的翻譯或重譯的來源，都寫在卷末的『後記』裏，讀者倘有興致，自去翻檢就是了。

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，魯迅記于上海。

洞窟

M·札彌亞丁 作

冰河，猛獁（一），曠野。不知什麼地方好像人家的夜的岩石，岩石上有着洞穴。可不知道是誰，在夜的岩石之間的小路上，吹着角笛，用鼻子嗅出路來，一面噴起着白白的粉雪——也許，是灰色的拖着長鼻子的猛獁，也許，乃是風。不，也許，風就是最像猛獁的猛獁的凍了的呻吟聲。只有一件事分明知道——是冬天。總得咬緊牙關，不要格格地響。總得用石斧來砍柴。總得每夜搬了自己的篝火，一洞一洞的漸漸的深下去。總得多蓋些長毛的獸皮……

在一世紀前，是彼得堡街道的岩石之間，夜夜徘徊着灰色的拖着長鼻

子的猛獁。用了毛皮，外套，氈毯，破布之類包裹起來的洞窟的人們，一洞一洞地，逐漸躲進去了。在聖母節(二)，瑪丁·瑪替尼支去釘上了書齋。到凱山聖母節(三)，便搬出食堂，躲在臥室裏。這以後，就沒有可退的處所了。只好或者在這里熬過了圍困，或者是死掉。

洞窟似的彼得堡的臥室裏面，近來是諾亞的方舟之中一樣的光景——恰如洪水一般亂七八糟的渾不淨的生物，瑪丁·瑪替尼支的書桌，書籍，磁器樣的好像石器時代的點心，斯克略賓(四)作品第七十四號，熨斗，慫勤地洗得雪白了的馬鈴薯五個，鍍銀的臥牀的格子，斧頭，小廚，柴，在這樣的宇宙的中心，則有上帝——短腿，紅鏽，貪婪的洞窟的上帝——鑄

註一：Mammat，古代的巨獸，形略似象——譯者。

註二：十月一日——譯者。

註三：十二月二十二日——譯者。

註四：Aleksandr Skriabin(1871—1915)，俄國有名的音樂家——譯者。

鐵的火鑑。

上帝正在強有力地呻吟。是在昏暗的洞窟之中的火的奇蹟。人類

——瑪丁·瑪替尼支和瑪沙——是一聲不響，以充滿虔誠的感謝的態度，將手都伸向那一邊。暫時之間，洞窟裏是春天了。暫時之間，毛皮，爪，牙，都被脫掉，通過了滿結着冰的腦的表皮，抽出碧綠的小草——思想來了。

『瑪德（二），你忘記了罷，明天是……唔唔，一定的，我知道。你忘記了！』

十月，樹葉已經發黃，萎靡，彫落了的時候，是常有彷彿青眼一般的日子。當這樣的日子，不要看地面，却仰起頭來，也能夠相信『還有歡欣，還是夏季。』瑪沙正是這樣子。閉了眼睛，一聽火鑑的聲音，便可以相信自己還是先前的自己，目下便要含笑從牀上走起，緊抱了男人。而一點鐘之前，發了小刀刮着玻璃一般的聲音的——那決不是自

己的聲音，決不是自己……

「唉唉，瑪德，瑪德！怎麼統統……你先前是不會忘記什麼的。」

廿九這天，是瑪理亞的命名日呵……」

鐵鑄的上帝還在呻吟着。照例沒有燈。不到十點鐘，火是不來的罷。洞窟的破碎了的圓天井在搖動。瑪丁·瑪替尼支蹲着——留神！再留神些！——仰了頭，依舊在望十月的天空。爲了不看發黃的，乾枯的嘴唇。但瑪沙却道——

「瑪德，明天一早就燒起來，今天似的燒一整天，怎樣！唔？家裏有多少呢？書房裏該還有半賽旬（二）罷？」

很久以前，瑪沙就不能到北極似的書齋去了，所以什麼也不知道。

那里是，已經……留神，再留神些罷！

註一：瑪丁的親愛稱呼——譯者。

註二：一賽旬約七立方尺——譯者

『半賽句？不止的！恐怕那里是……』

忽然——燈來了。正是十點鐘。瑪丁•瑪替尼支沒有說完話，細着眼睛，轉過臉去了。在亮光中，比昏暗還苦。在明亮的處所，他那打皺的，粘土色的臉，是會分明看見的。大概的人們，現在都顯着粘土色的臉。復原——成為亞當。但瑪沙却道——

『瑪德，我來試一試罷——也許我能夠起來的呢……如果你早上就燒起火爐來。』

『那是，瑪沙，自然……這樣的日子……那自然，早上就燒的。』

洞窟的上帝漸漸平靜，退縮了，終於停了響動，只微微地發些畢畢剝剝的聲音。聽到樓下的阿培志綏夫那里，在用石斧劈船板——石斧劈碎了瑪丁•瑪替尼支。那一片，是給瑪沙看着粘土一般的微笑，用咖啡磨子磨着乾了的薯皮，準備做點心——然而瑪丁•瑪替尼支的別一片，却如

無意中飛進了屋子裏面的小鳥一般，胡亂地撞着天花板，窗玻璃和牆壁。

『那里去弄點柴——那里去弄點柴——那里去弄點柴。』

瑪丁•瑪替尼支穿起外套來，在那上面繫好了皮帶。（洞窟的人們，是有一種迷信，以為這麼一來，就會溫暖的。）在屋角的小廚旁邊，將洋鐵水桶嘩唧地響了一下。

『你那里去，瑪德？』

『就回來的。到下面去汲一點水。』

瑪丁•瑪替尼支在冰滿了溢出的水的樓梯上站了一會，便擺着身子，長嘯了一口氣，腳鐐似的響着水桶，下到阿培志綏夫那里去了。在這家裏，是還有水的。主人阿培志綏夫自己來開了門。穿的是用繩子做帶的外套，那久不修刮的臉——簡直是灰塵直沁到底似的滿生着赭色雜草的荒原。從雜草間，看見黃的石塊一般的齒牙，從齒牙間，蜥蜴的小尾巴閃了一下——是微笑。

『阿阿，瑪丁•瑪替尼支！什麼事，汲水麼？請請，請請，請請。』
在夾在外門和裏門之間的籠一樣的屋子——提着水桶，便連轉向也難的狹窄的屋子裏，就堆着阿培志綏夫的柴。粘土色的瑪丁•瑪替尼支的肚子，在柴上很很地一撞，——粘土塊上，竟印上了深痕。這以後，在更深的廊下，是撞在廚角上。

走過食堂——食堂裏在着阿培志綏夫的雌兒和三匹小仔。雌頭連忙將羹碟子藏在擦桌布下面了。從別的洞窟裏來了人——忽然撲到，會抓了去，也說不定的。

在廚房裏捻開水道的龍頭，阿培志綏夫露出石頭一般的牙齒來，笑了一笑。

『可是，太太怎樣？太太怎樣？太太怎樣？』

『無論如何，亞歷舍•伊凡諾微支，也還是一樣的：總歸不行。明天就是命名日了，但家裏呢……』

『大家都這樣呵，瑪丁•瑪替尼支。都這樣呵，都這樣呵，都這樣呵……』

在廚房裏，聽得那誤進屋裏的小鳥，飛了起來，霍霍地鼓着翅子。原是左左右右飛着的，但突然絕望，拚命將胸脯撞在壁上了。

『亞歷舍•伊凡諾微支，我……亞歷舍•伊凡諾微支，只要五六塊就好，可以將你那里的（柴）借給我麼？……』

黃色的石頭似的牙齒，從雜草中間露出來。黃色的牙齒，從眼睛裏顯出來。阿培志綏夫的全身，被牙齒所包裹了，那牙齒漸漸伸長開去。

『說什麼，瑪丁•瑪替尼支，說什麼，說什麼？連我們自己的家裏面……你大約也知道的罷，現在是什麼都……你大約也知道的罷，你大約也知道的罷……』

留神！留神——再留神些罷。瑪丁•瑪替尼支親自收緊了自己的心，提起水桶來。於是經過廚房，經過昏暗的廊下，經過食堂，出去了。